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许寿裳



我所认识的鲁迅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许 寿 裳 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姜德铭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11

ISBN 7-104-01427-6

I. 中… II. 姜…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138 号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姜德铭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人民印刷厂 印刷

143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640.625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104-01427-6/I·575 定价:5980.00 元(全 52 卷)



前 言

许寿裳（1883—1948），字季黻，号上遂，浙江绍兴人。早年曾与鲁迅同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就此结为终生挚友。许寿裳自己曾经说过：“我和鲁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友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东京订交的时候，便有缟带纓衣之情，从此互相关怀，不异于骨肉。”1909年回国后，许寿裳转入教育界，曾先后担任过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务长、教育部参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后赴台湾岛，出任台湾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1948年因病去世，享年65岁。

许寿裳的主要作品有《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年谱》以及传记性长文《章炳麟》等。作为鲁迅生前的挚友和鲁迅研究专家，许寿裳对于鲁迅的评说在当时和后世都是极具权威性的。他从感性的回忆中萃取素材，配以理性的分析和评判，不仅活化出一个真实可信的作为人的鲁迅，而且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出这位伟大的民族斗士的生命历程。在许寿裳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既有对两人深厚交谊的真情描述，如《怀亡友鲁迅》、《鲁迅的几封信》，也有对鲁迅生活中的平凡小事的娓娓追忆，如《鲁迅的生活》、《剪辮》等；既有对鲁迅人格的深入分析，譬如他将鲁迅的精神、个性、思想、德行、学问等分析开来，各自表述；也有宏观上对鲁迅的比较、综述，比如名篇《我所认识的鲁迅》、《屈原与鲁迅》等。作为鲁迅



我所认识的鲁迅

研究专家，许寿裳对鲁迅的认识是明确而坚定的，他认为鲁迅的“五十六年全生活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也就是——一篇我们中华民族的杰作，认为鲁迅是时代铸炼的最伟大的诗人、战士，但同时也是一位在平凡生活中至真至善的普通人。读许寿裳的回忆鲁迅的文字，平淡冲和中蕴藏着某种深刻的哀思，细致深婉的笔触里包孕着一份难得的感动。许寿裳不仅是现代文坛上知名的教育家，他的文学才华也同样令人钦佩。他的作品笔调清新、风格清雅，表现出对鲁迅的真挚怀念。同时，许寿裳还撰有章炳麟的传记，从生平、经历、学术、人格等几个方面全面概括总结了章炳麟亦文亦政的一生。文章质朴婉约，含有一种散文的美。

本文库收录了许寿裳纪念与评述鲁迅的全部篇什，以及长篇传记《章炳麟》，读者可以从中更明晰地了解鲁迅、章炳麟的其人其事，当然还有许寿裳的文学风貌。



目 次

我所认识的鲁迅

我所认识的鲁迅	(1)
怀亡友鲁迅	(5)
鲁迅的生活	(13)
怀旧	(33)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	(38)
关于《弟兄》	(42)
《鲁迅旧体诗集》序	(46)
《鲁迅旧体诗集》跋	(48)
回忆鲁迅	(49)
鲁迅的几封信	(53)
鲁迅与民族性研究	(58)
鲁迅的精神	(62)
鲁迅和青年	(68)
鲁迅的德行	(73)
鲁迅的人格和思想	(77)
《鲁迅的思想与生活》自序	(84)
鲁迅的避难生活	(86)
鲁迅的游戏文章	(90)
剪辫	(96)



屈原和鲁迅	(99)
杂谈名人	(103)
《浙江潮》撰文	(106)
仙台学医	(109)
办杂志、译小说	(112)
从章先生学	(115)
西片町住屋	(119)
归国在杭州教书	(122)
入京和北上	(125)
提倡美术	(128)
整理古籍和古碑	(131)
看佛经	(137)
笔名鲁迅	(140)
杂谈著作	(143)
杂谈翻译	(147)
西三条胡同住屋	(151)
女师大风潮	(154)
三一八惨案	(158)
广州同住	(161)
上海生活——前五年(1927—1931)	(165)
上海生活——后五年(1932—1936)	(171)
和我的交谊	(179)
日常生活	(185)
病死	(190)

章 炳 麟

第一章 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	(198)
----------------------------	-------



第一节 绪言	(198)
革命元勋—国学大师—中华民国国名的解释	
第二节 满洲政府的罪恶	(201)
满清盗有中夏—政俗十四大罪	
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沦没	(204)
文字狱—焚书—删改古书	
第四节 帝国主义的猖狂	(209)
外患纷乘—国权日蹙	
第五节 固有学术的消沉	(212)
清代学术的畸形发达—先生学术的精深独到	
第二章 革命元勋的章先生	(215)
第六节 幼年期的民族思想	(215)
幼年的民族思想和外祖的启发—民族思想的发达和运用	
第七节 会见国父痛驳康有为时期	(218)
英杰定交同谋匡济—痛驳康有为的莠言	
第八节 光复会时期	(221)
反对勤王剪除辫发—纪念中夏亡国—光复会和陶成章	
第九节 入狱时期	(223)
公开讲演革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所谓“罪状”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狱中苦工·邹容之死·及出狱东渡—狱中日记与诗	
第十节 编辑《民报》时期	(227)
欢迎会上发狮子吼—《民报》撰文风行海内外	
第十一节 功成后的做官	(233)
归国—东三省筹边使—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桂黔川之行	
第十二节 功成后的被幽囚	(236)
在共和党本部—在龙泉寺—在钱粮胡同及爱女玆之死	
第三章 国学大师的章先生	(242)



我所认识的鲁迅

第十三节 治学与师友	(242)
自述治学工夫—本师俞樾—学友黄以周、孙诒让、宋衡等	
第十四节 革命不忘讲学	(246)
东京讲学实际情形—论学微旨	
第十五节 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	(251)
《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注音符号的来源	
第十六节 文学上的贡献	(257)
论文学—文之自述—诗之自述	
第十七节 史学上的贡献	(262)
中国历史的特长—论人物之例—论制度之例—论风俗之例— 论修史—论治史	
第十八节 经子及佛学上的贡献	(278)
说经—说易之例—说书之例—说诗之例—说左传之例 —说诸子及佛学	
第十九节 对于中印文化沟通的期望	(286)
古来中印两国文化的关系—先生居东时的努力—西游之志	
第四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	(291)
第二十节 对于甲骨文的始疑终信	(291)
早年作《理惑论》—晚年议论的改变	
第二十一节 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	(293)
万恶的日本军阀—先生与抗日战争	
第二十二节 先生的日常生活	(296)
饮食起居—精神生活	
第二十三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299)
苏州讲学—“哲人其萎”·国葬	



我所认识的鲁迅

我所认识的鲁迅

鲁迅小说第一集《呐喊》，识者都称为中国新文艺上真正的，划时代的杰作。其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十余篇，结集起来，称为《呐喊》。

其实，鲁迅的呐喊声并不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才起的。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岁所作的《斯巴达之魂》（《集外集》），便是借了异国士女的义勇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一九〇七年，他二十七岁所作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坟》），都是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匡救，所谓“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实在是介绍那时欧洲新文艺思潮的第一人。一九〇八年他翻译的小说（《域外小说集》的一部分）也是如此。

鲁迅的头脑受过科学的锻炼的，眼光极锐敏，心极细而胆极大。他敢正视人生，冲破黑暗，指出国民性的缺点。“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



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坟·论睁了眼看》）他敢猛烈地攻击虚伪，“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象，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揭穿假面，毫不留情。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鲁迅的头脑虽极冷静，而赤血极热烈，意志极坚强，明明感到寂寞，无可措手的了，“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



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但是他决不灰心，决不妥协，总要拚命地刻苦地干下去，奋斗到底。“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主张韧性的战斗，这又是他的伟大之处。

鲁迅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坚贞无比，在一九〇三年留学东京时，赠我小像，后补以诗，曰：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阖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三十余年来，刻苦奋斗以至于死，完全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牺牲，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他的著译已经印行者不下五十种，单是创作方面就有二百万言，这都是心血的贡献，永远不朽的。又其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



我所认识的鲁迅

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也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作家月刊》二卷一号）

当此民族危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愿我国民一齐奋斗，汉奸自然应该打倒，逸民气也万不可有，这才是真正地纪念鲁迅！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怀亡友鲁迅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可是总不能动手，浑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日前有《益世报》记者来要我关于鲁迅的文字，屡辞不获，匆匆写了一短篇，题曰《我所认识的鲁迅》，聊以塞责，未能抒怀。现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献给这一篇：先叙回忆，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后则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 三十五年的回忆

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一九〇二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后的略历如下：

- | | |
|---------------|-------------------------|
| 1902 年—04 年夏 | 弘文学院预备日语 |
| 1904 年秋—06 年春 | 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
| 1906 年春—09 年春 | 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 |
| 1909 年春—10 年夏 | 归国，在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及化学教员 |



我所认识的鲁迅

1910 年秋—11 年冬

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
师范学校校长

1912 年春—26 年夏

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
部员，同年夏部迁北京任科
长金事，一九二〇年起兼任
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
师范大学讲师

1926 年秋冬

任厦门大学教授

1927 年春夏

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
务长

1927 年秋—36 年

10 月 19 日 在上海专事著译

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



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傻子，坏傻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傻子坏傻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



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市一册，以为纪念耳。

到了九时，我要去上京沪夜车了，握着这版画集告别，又欣喜，又惆怅，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送我下楼出门，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字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二 致死之由

鲁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虽经医师给了好几回警告，他却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谁都知道肺病是必须安心调养的，何况他自己是懂得医学的，但是他竟不能这样做！本年四月五日给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劝他节劳调摄。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见他气喘未痊，神色极急，瘦削不成样子，才知道这病势严重，极为担心，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六月初，景宋来信云病体已转危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确乎已渐恢复。医师劝他转地疗养，我便